

■军旅生涯■

在边防哨所过春节

■朝花夕拾■

到巴黎演评剧

1963年的春节,是我终生难忘的春节。那天,我们驻守在内蒙古某边防站的边防战士,在班长邓忠的带领下,全副武装,骑着战马,沿着中蒙边境线巡逻。完成巡逻任务归来时,大家个个喜气洋洋,精神抖擞,策马扬鞭,有说有笑地驰骋在千里雪原上。回到驻地后,只见兄弟排的战友们已经把白雪覆盖的篮球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为3个排之间的“拔河比赛”做准备。

不过,还没等我们下马,指

导员就来给我们布置任务了,他命令班长邓忠:“交给你们全班一个新的任务,春节前,我们连收到来自驻地中小学的60多封慰问信,你们班要负责对这些慰问信一一做出回复,并向师生们表示我们保卫边疆的决心和意志。”我们从来没完成过这样的任务,回信怎么写?是摆在我们班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我这个初中生在班里学历史最高,班长决定由我执笔为师生们写回信。我提起笔来绞尽脑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才

拟好了草稿。交给指导员审批修改后,按照给我们寄慰问信的地址,发送到各中小学校的班级。没想到,这封载有我们全班战士签名的回信竟同时刊登在当时的《锡林郭勒日报》汉文版和蒙文版上,让我们全班兴奋不已。

大年初一这天,我们全连指战员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走下大山,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艺术家们亲临哨所,为我们举办慰问演出。他们一行7人,除

3位乐器伴奏者之外,其他4位全是大名鼎鼎、享誉军内外的艺术家,包括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相声界的常贵田、常宝华,口技大师马腾。他们不辞劳苦,在我们连队的食堂大厅认真为我们演出,博得战士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第二天,我们全连列队,举手敬礼,依依不舍地送别了艺术家们。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边防哨所的春节,仍然记忆犹新,令人难忘。 韩克华/文

2007年11月11日,我随唐山市滦南县成兆才评剧团飞往巴黎,参加巴黎第三届中国戏曲节。来自中国北京、浙江、河北、内蒙古、陕西、香港等地的6个表演团体,带去了京剧、越剧、评剧、昆曲、晋剧、漫瀚剧等6大剧种。演出地点在巴黎古老的阿迪亚尔大剧场。

11月15日晚,滦南县成兆才评剧团在阿迪亚尔大剧场演出了自编自演的历史故事剧《曹妃甸传奇》。剧场内座无虚席,大多是中老年人,演出中有字幕。演员每唱一句或是道白一句,都有法文、中文对照。我作为编剧坐在观众席中,观察观众的反应。

事实证明,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这些“老外”被曲折的剧情吸引着,被演员们优美的唱腔陶醉着,有时笑容满面,有时泪水涟涟,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我也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法国人也喜欢中国的评剧。演出结束后,观众长时间鼓掌,就是不肯离开。这时,主要演员走下舞台,与观众握手、拥抱后,他们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剧场。

这次演出非常成功,评剧《曹妃甸传奇》荣获巴黎“最佳创意奖”,主演孙秀艳荣获“优秀青年演员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谷景峰/文

难忘那年看春晚

1984年除夕那天,吃过年夜饭,我便去找小伙伴传英玩。我们在大街上玩了会儿,传英便提议去她的邻居成才哥家看电视。那时的农村,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成才哥有磨豆腐的手艺,家庭比较富裕,最先买了电视机。

我和传英到了成才哥家后,只见宽敞的屋子里已座无虚席。看实在找不到座了,传英去她家搬来两个小凳子,我们才坐下。

我们去的时候春晚早已开始了。我们看的第一个节目,是马季表演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幽默风趣的语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歌手殷秀梅穿着一袭白裙,演唱了歌曲《幸福在哪里》《党啊,亲爱的妈妈》,声

音甜美动听,大人们不住地夸“这个明星唱得真好听”。陈佩斯、朱时茂演的小品《吃面条》更是让大家捧腹大笑。零点钟声敲响后,节目仍在继续。“快看,香港明星来了。”突然,不知谁插了一句。只见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的张明敏出场了。一时间,大家都被他的《我的中国心》吸引了。这首歌一唱完,一屋子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时,父亲来了,非让我回家,我恋恋不舍地跟着他回家了。父亲见我撅着嘴闷闷不乐,就说:“明年我们家也买电视机,让你看个够。”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那年看春晚的情景,氤氲着浓浓的乡情,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袁宝霞/文

过年穿上新衣服

上世纪60年代,靠父亲几十块钱的工资和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才能维持我们一家6口人的生活。但不管怎么艰难,每年过年时,母亲都要给我和弟弟妹妹每人做一件新衣服,即使没有新的,也要把旧的拆洗了重新缝补好。

我7岁那年,母亲因身体不好出工少,到年底,拿回家的钱就不剩几个了,因此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看见两个妹妹都穿上了新做的花衣服,弟弟穿上了拆洗后翻新的旧衣服,我才知道自己没有新衣服,就躲到墙角哭了起来。母亲见我委屈的样子,心里很难受,就匆匆跑到供销社,想为我买一件新衣服。

看见母亲空着手回来,我忍不住大哭起来。见我大哭,母亲抓起一把扫帚就要打我。邻居张大妈听到哭声过来拦住了母亲。张大妈问清了事由,对母亲说:“听说公社的拖拉机一会儿要去县城里,你不行就跟着去县城里看看。”母亲一听,顾不上收拾,用毛巾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拿起围巾就匆匆走了。

直到傍晚,母亲才买回一件蓝条绒衣服。后来我才知道,为了买这件衣服,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风中,母亲坐着拖拉机来回颠簸了两个小时,冻伤了耳朵。

现在我还记得,我穿上那件新衣服后,母亲的脸上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汪小弟/文

图说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我们的价值观



天津人郑国法

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

图说往事



研究劳动竞赛

1970年2月,不满17岁的我走出校园,成为迁安铁矿的一名电铲学徒工。当年正处于矿山建设初始阶段,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虚心向老师傅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国家多采矿、采好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连年被评为矿山先进工作者。1974年,我被矿党委提拔为排土车间副主任,成为当时全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图为本文作者(右)与车间领导一起研究劳动竞赛的情景。 王晓义/文并供图

给表哥押轿

70多年前,我们华北一带结婚,一般家境好的人家都要“大娶”,就是用两乘轿。那时,娶亲的队伍多是在天明之前到达女方,出发就必须在夜间。男轿里坐着新郎,女轿里也不能空着,要叫一个男孩押轿。男孩是从本家或亲朋好友家挑选的,多是十岁左右的男孩。除了押轿,还有“提茶壶水”的任务。

君表哥结婚那天,天还很黑,我就被母亲唤醒,洗了脸,穿戴整齐。不一会儿,就被人抱到轿里,手里提着一把锡酒壶,可能是怕茶壶容易打碎。我原以为坐轿多舒服呢,结果却是忽闪忽闪的,云里雾里,四下里没抓没挠,只觉得飘飘悠悠、晕晕乎乎。又因我肚里无食,五脏六腑被颠得翻腾起来,好像要吐的感觉。轿夫说这是晕轿,就把我抱到车上去。

到了女方家,有人把我抱下车来,并由“戳脚”(类似现在的司仪,多由轿主充当)引导我到女方家的水缸

里偷偷灌满一酒壶水。我和君表哥坐上席首位,四碟子八大碗摆满桌面。我们不会喝酒,只等陪客吆喝跟着夹菜。我声明不吃猪肉,陪客给我夹了一块山药,山药滑溜得很,我以为是肉,怎么也不能下咽,最后还是陪客把我领到屋外,吐出来完事。

宴罢,鼓手们开始吹打起来。待新娘子上了花轿,队伍起程。一路上走走停停,遇到村庄就吹打一阵儿,等到了舅舅家的胡同口落轿时,鼓乐声达到高潮。有人把我从车上抱下来,领到花轿前。这时,“戳脚”拿着一把点燃的香正等着我,并示意我跟着他。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用酒壶倒着水追他。看热闹的人一个劲儿地撺掇:“浇啊!浇啊!”转完一周,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以我的理解,香火可能是为驱赶邪气,至于为何浇水,不得而知。下面接着是接新人的繁琐程序,我就不管那些,跑着玩儿去了。 郑天峰/文